

2023年9月21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宋静 技术编辑 崔敬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沧州东南一带，曾经是御河棉的主产区。棉花的大面积种植也让棉花的相关产业制棉、纺织、榨油等迅速发展——

连儿窝·御河棉

■徐孟茹

御河棉质地上乘

明万历的商书记载，北方的棉花做出的衣服轻，纱细。南方的棉花做出的衣服重，纱粗。卫河的郑家口、连儿窝、桑园、泊头、景州……在北方棉花中数一数二。

连儿窝即现在的连镇。连镇，旧称“连窝镇”“连儿窝”“连镇”，旧属吴桥县。

解放后，河西连镇划归景县；河东连镇划归东光县。

御河指京杭大运河，宋朝称御河。金元以来，屡经改道，至明称卫河，流经至今。

御河棉，特指明清时期沧州以南南皮、东光、吴桥以及原河间府所辖今属衡水市的阜城、景州、故城和山东宁津等地所产的棉花。

北方种植棉花的历史较之南方稍晚些，大面积的种植是在明清时期。

清朝时期，诗人王应奎在他的《柳南绪笔》中写道：“今棉之为用，可以御寒，可以生暖，盖老少贵贱无不赖之。其衣被天下后世，为功殆过于蚕桑也。”

清朝末年，运河水源丰沛，沿线地区的植棉业有了较大的发展。御河两岸生产的棉花因其质量上乘，绒长且白，故美其名曰“御河棉”。

粮食，因其粮食作物遍地都有，量大了利润相对来说小一些；而远棉就是在很远的地方经营棉花，相对来说，棉花较轻，运输费用低，旧时交通工具落后，再加之路途遥远，棉花利润要大得多，资金充足的晋商看准了这一商机，发了“棉花大财”。

在修建晋商会馆时，巨商大贾纷纷捐地捐银，晋商会馆残碑记载了捐赠的具体数目。

碑文的零散记载，因碑残无法窥其全貌，但证明了一个事实：这些捐银的大商人之所以那么有钱，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很赚钱的生意——经营粮棉。其中，最赚钱的生意就是棉花了。

大都会，顾名思义就是指大的地方，人口多，且相当繁华。“遨游”两字则说明，晋人来到这里之前，已经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，不是来此白手起家的小商小贩，而是已经有了雄厚资本的巨商大贾。

晋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。他们以其先进的行商理念、完善的制度，创造了一段辉煌的商业历史。

晋人行商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打独斗，他们往往是成群结队地去到某一个地方，或是一个家族，或是一村一镇一县的。

“近粮远棉”是晋商在连镇经商的秘诀。近粮就是在附近的地方买卖

历史上的繁荣

明末天启、崇祯年间，连窝镇开街拓宽，留下了苏州商人和徽州商人捐银的记载。由此可见，早在四百年前，南方人便来到了连镇经营棉业。

史书记载，历史上的徽州商人，主要经营布业生意。

清康熙时期，晋商来到了连镇经商贸易，其主要生意就是经营棉花。

2017年春，笔者考证连镇晋商历史文物时，在连镇六街村大街一隅发现了清乾隆时期的一通晋商石碑。碑文已残缺不全，但仍能从只言片语中看出几许当年连镇繁华景象：“繁华一大都会，云四方之牵车服贾，遨游于此地者……”

曾经热销全国各地

1924年出版的《津浦铁路旅行指南》记述了距今一百多年前的连镇火车站的运载能力，其中关于棉花的记载是：每年输出棉花九百余吨、棉花籽二百余吨、棉线带三十余吨。输入棉纱一千一百余吨。

以上为铁路方面的运输数据，那么，大运河的水运呢？想来没有人能给出较为准确的数字。况且还有陆路贸易运输和成千上万的小商小贩们的经商数据，也是无法统计和估算的。

民国初期，连镇与吴桥县北部的梁集镇、于集镇并列为三大棉花市场，因连

镇临运河傍国道和铁路，故连镇的棉花市场规模较大，优势明显。三大市场所产之棉花，纤维软长有力，颜色纯白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山东省充分利用连镇周边十几个县市盛产优质棉花的优势，先后在连镇成立了“中国花纱布公司连镇分公司、连镇油棉厂、山东省（后改为河北省）连镇良繁厂等。东光县划归河北省后，沧州地区油脂公司连镇仓库、沧州地区棉花仓库、东光县织布厂、东光县漂染厂等都建在了连镇。

笔者查到一张1950年山东省连镇寄

上海封：封内为连镇棉粮油交易代办所行情报告表。表内首先提到的是棉花。将当日在连镇上市交易的棉花类、粮食类、油类、花纱类、豆饼类、杂货类等交易行情绘成“行情报告表”，寄往上海大商户。以便出口国外。由此可见，当时连镇之繁华景象。

另据《阜城县志》记载，阜城县供销社在全县各个乡镇棉花产地设立棉花收购加工点，各基层社及棉农交来的籽棉，加工成皮棉后，运往连镇集中输出，南至大江南北；北达关内外。

沧州老俗话

闲白儿

闲白儿，沧州话里是无关紧要的没用的话，有时也引申为某些业余爱好。比如，“赵姐，听说你家那位多才多艺，会的可多了”。“他呀，能拉几下二胡，会唱两嗓子歌，还会拍拍照片、钓钓鱼，成天哪有正事儿啊，净点子闲白儿”。

（知微庐主）

你说我说

知微庐主：没正词儿，净点子闲白儿。应该是来自戏台上的语言。

沧海粟：拉闲白儿，扯闲篇儿。

韩同春：扯闲白儿就是说些无关的，闲白儿与主题没必要关系，也是说事人做的铺垫。

海客：闲白儿，是鼓书、评书、相声艺人脱离作品主题的题外闲聊，比戏剧中固定台词的旁白要自由得多。

普通人的闲白儿就是漫无目的地闲扯。过去评书艺人为了显示个人见多识广，往往用闲白儿来显摆自己。比如有老评书艺人在书馆里说《三国》温酒斩华雄，关云长举刀便劈，欲问后事如何，明天再讲。到了明天，艺人开始围绕这一段书的天文地理、历史人物、器具……事无巨细，一一道来，知识性极强，听众如醉如痴，可就是不让那青龙偃月刀落下。如此这般，连说了半个月，刀还没落下，华雄多活了半月。这是刻意逞能的闲白。

秦云峰：这人太能白话了，扯闲白儿，没完没了，无事不知，无事不晓。一提正事，老太太吃炒面，一句没有了。

孙克升：闲白儿，指没用的话。和尚念经之间，或者戏里单人所说的引子，都叫道白。道白要求嗓音好，咬字清。

李忠智：闲白儿应该是中性词，指闲聊些无关紧要的事。东北人叫唠嗑儿，西北人叫扯闲篇，西南人叫摆龙门阵，贵州人还叫吹牛（并非吹大话）。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，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，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老行当、传说故事等栏目，欢迎广大读者来稿，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：czwbrw@sina.com